

160号

集刊史学资料

第八辑



栾川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栾川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本辑主编：张学平、尚建娥

责任编辑：王占柱、李延绍

编 辑：段海山、常纯斋、杨德刚、赵彦杰、常书泽
马洪恩、刘占杰、崔景华、邢改朝、傅长智
王玉杰、孙留平

校 对：高洪涛、安远

政协栾川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副 主 任：尚建娥、王占柱

委 员：张学平、杨荣和、赵书信、杨德刚、刘占杰
李延绍

EC 76/08

目 录

中共地下斗争史话

- 《中原早春》六、七章(连载).....**符元亮** (1)
人杰遽萎 风范永在.....**石 城** (18)
胡孔璋在栾川的活动.....**吴国庆** (19)

人物春秋

- 郝印吾同志传略(续完).....**赵彦杰** (21)
一面之交终生难忘.....**贾翰如** (39)
怀念父亲常志箴
——回忆之三.....**常肖苏 常育生** (41)

烽火岁月

- 解放初期陶湾地区的生死大搏斗..... **杨丑子口述**
张克松整理 (47)
叛徒终无好下场
——记庙子镇干队段克臣叛变始末

.....	段海山 张世界	(61)
山南起枪	李延绍	(65)
八位无名烈士永垂不朽	吴国庆	(68)
忆入朝参战中的点滴生活	孙军吾	(70)

名人轶事

我和陈赓将军的一次会晤

.....	张世界口述 段海山整理	(75)
廖运周在庙子北凹	王景尧	(79)

人祸天灾

慈王瑶 李元周“刀客”窜扰三川	刘占杰	(82)
日寇路过白术沟	张百钧	(83)
、9 3 2 年潭头瘟疫流行纪略	张晋丰	(87)
大清沟过蚂蚱的回忆	李广福	(89)
“蚂蚱爷”看戏	杨丑子 张克松	(90)
假大空害人非浅 鉴历史勿蹈覆辙	刘占杰	(92)

农桑旧事

旧时农事习俗数则	贾翰如	(94)
漫忆栾川柞桑生产	刘占杰	(96)
忆庙子乡霍香山扑灭山火战斗	张克松 杨丑子 郭延清	(99)

刘克杰狩猎除民害	陈右桔 (101)
庙底木场和伊河木伐	任清范 (103)

艺苑医林

近百年以来三川一带的戏剧活动 (上) (连载)	
..... 王占柱	(113)
忆先父贾慈航先生的书法成就	贾义钧 (130)
一方名医杨东朔先生	光源 (132)
记名医郑义升先生	孙光裕 (137)
三代儒医史尚斌	贾义钧 (138)
杨宝鼎先生诗文选	杨荣和 (141)

往事钩沉

一箠白蒸馍	贾翰如 (149)
封建包办婚姻的恶果	
——忆清光绪年间一起凶杀案	黄位中 (150)
“领羊”	段海山 (152)

集市山寨

合峪地方集市沿革	宋绍仪 (156)
红岩寨	任清范 (159)
合峪山寨史话	宋绍仪 (163)

栾川风物

魁丘山下一碑园	徐宣武 (169)
谈栾川的珍稀古树	陈右桔 (177)
编后记	(179)

中共地下革命斗争史话

中原早春 (连载)

符元亮

第六章

豫西巡视记

一九三一年秋，省委分配我到豫西巡视。

省委负责人对我吩咐说：豫西是河南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只有济源一个县委，听说月前举行暴动失败了，组织受到严重损失。另外，密县有个农民支部；巩县孝义兵工厂和洛阳车站，各有一个工人支部。宜阳赵堡有个学校支部，洛宁县有一个党员同志，孟津县有一个团员同志。这次巡视，主要任务是推动孝义兵工厂、洛阳车站和密县农民支部的工作。并尽力了解济源县委失败后的情况。时间预定为一个月。至于宜阳和洛宁，如果时间不够，等以后再去联系。

我来到密县县城西南约二十里的小村里，寻找这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支书老曹。据省委介绍，他是杞县人。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杞县的革命同志，发动过一次暴动，不

幸失败。贫农老曹，是当时表现积极的党员，本县反动派到处搜捕他。后来，他在党的帮助下曾到莫斯科学习，同志们称他为“巴扫夫”。去年回国后，省委曾派他到许昌工作过一段时间，做出了成绩。今春又调他来密县开辟工作，已经建立起新的支部。省委领导人并以赞扬的口气向我介绍：老曹同志每次出发工作，一不需要组织筹措路费；二不要求向已经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去。只要组织指示，需要在哪里建立工作，他就二话不讲地动身了。今春省委只是授意他在郑州附近建立组织，他就推上自己唯一的家产——独轮木小车，带上锅碗、瓢勺，把病弱老伴和六岁的幼女扶在车上，吱吱哼哼，风沙扑面地从开封出发，来到密县，为革命扎根生苗。

在一个山村的窑洞里，我找到了这位年约五十岁左右的老曹同志，他方方的额上，横刻着几道皱纹，双目放射光彩，满脸洋溢着乐观的神态。使我这个刚过二十岁的人，感到面对长者的温暖。

午饭后，他引我到村后一个打麦场里，远看还以为是铺陈着许多条用红高粱秆编成的席子。走近，才看清是摊晒着许多片红紫映目的新枣。老曹指着其中的一片对我说：“这是咱自己的，你尽饱吃吧！其余都是邻居们托我代为照看的”。

我一面品尝着这味甜核小的密县特产，一面留意到老曹轻手轻脚地先把场上所有的枣摊翻倒一遍，最后才去翻弄自己的。临到日压西山时，才走来了鬓须雪白的老人和抱着小孩的妇女们，他们都和老曹亲如一家人地说笑着，老曹也逐人逐片地帮助他们装好了运回的枣袋。我敬仰地

看出，老曹同志已和这里的农民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当晚老曹和我同住在他土炕上。我央求他谈一谈去莫斯科的经过。他简单地说：“前年，我们暴动失败后，反动派成天连夜到四邻八家搜捕我。组织介绍我去上海，中央就派我去苏联学习。坐上轮船，躲在底舱，暴风恶浪，折腾得我这个初次乘船的人，昏迷恶心。一到了海参威，苏联同志看了介绍信，立即叫电话，要来了汽车，把我这个中国同志先送去洗了澡，当即送来一套制服皮鞋，叫我通身换了个干净。我旧衣破裳穿惯了，突然换上这硬梆梆的一套，双腿直僵，几乎走不成路。接着，苏联同志就把我引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轰隆轰隆，至少坐了十八昼夜，到了莫斯科。那里的同志，叫我进入炮兵学校”。

现在回忆老曹同志昔日向我叙述的时候，不但说明那时苏联同志和中国同志是亲如兄弟，并且我明确记忆到那时河南的党组织，上至省委，下至支部，每次正式开会，或平时个别交谈，都是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建设的成绩，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和互相鼓励的材料。连苏联每年增产多少吨钢铁和增加了拖拉机的台数，我们也津津乐道地向群众宣扬。确实是把苏联的胜利和成绩，也看作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成绩……。

那一次在密县，停了六天，经老曹介绍，我和十几个赞成革命的农民谈了话。参加了有六七个党员的支部会。这个村子，位在一面斜坡上，土地瘠薄，没有大地主。我向他们报告了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新高潮的形势。并讨论了当地农民所切身要求的反苛捐杂税的革命斗争。

我注意到这里党员同志的积极性以及周围群众对革命的热烈拥护，都是可贵的。也许是由于工作在才开始的阶段吧，谁是党员同志，在周围群众中，口头虽不明说，而实际是众所周知的。当老曹送我西行时，我郑重向他建议：应注意组织的秘密性，防止横的关系，以防备群众一有革命行动时，组织暴露遭受敌人的破坏。

早有革命工作经验的老曹同志说：他已注意到这重要的一点。

当时，巩县孝义兵工厂，有职工三千多人，使用的是从欧美进口的机器。它是抗日以前，华北的封建军阀们所用枪支弹药的主要制造所，也是当时河南首屈一指的大型兵工厂。所以，省委指示我：此行，要重视加强对这个厂的工作。

这里的支部书记，省委介绍是熊××。我跑遍了这依傍黄土悬崖削挖而成，层立栉比的窑洞的工人宿舍，都说熊师傅上天津去了。后来我被引进老熊的住宿窑洞。他的同舍，一位年近四十、眼皮发炎而外翻、姓刘的人接见了

我。当老刘听我说我是开封老熊的朋友介绍前来，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友人一样招待我。他向我说明：四天以前，厂方派熊师傅上天津购买机器配件去了。最多再有一星期，准可返回。他劝我耐心等待。就在他这个共放四个床位的窑洞里，为我指定了卧铺。

在我等候的时间，了解到老刘是长期失业的工人。他目前的生活是靠为同舍老熊等同志当炊事员，勉强度日的。我还留意到，同舍的一位满脸红疙瘩年近三十的工友，看

来身体也算强壮，可是下班回来，立即蒙头入睡，别人多次催他吃饭，他才疲倦不堪地起来。老刘同志说：他姓段，是个每月二十元的重体力劳动工。每天干活十二个小时，所以下工后连吃饭也懒得张口。

这几天，我也帮助老刘烧火切菜、打扫卫生。老刘也向我打听国内外革命形势。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意识到他是个同情革命的人。我也酌量向他讲述长江两岸红军发展的事实。在和他四天的相处中，他几乎无话不谈，吐尽牢骚，倾吐了他长期失业的愁闷，说自己名为做饭实际是同舍工友老熊等对他生活的照顾。连工友老段如何爱发脾气，老熊爱嫖妓等，这些生活情节，他都向我唠叨叙述。

到第五天，一个穿着工服皮鞋，神气精明的人进来了。老刘立即说明我等候了好几天。我问清这是老熊，请他洗脸休息，等老刘外出之时，我向他拿出省费的介绍信。老熊看毕，又用双手和我紧紧相握，并轻声对我说，同舍的老刘、老段都是党员，让我安心留住。

晚饭后，他买来四个荤菜。这是脱离学徒生活的一年多来，我尝到的唯一大餐了。饭后我劝告老熊，以后吃家常饭，避免浪费。

这一晚，我们同窑洞而宿的四个同志，随意互谈，直到深夜。当谈到苏区发展概况时，老熊兴致勃勃地从贺龙一把菜刀干革命，到朱、毛、彭、黄各部红军的发展，他说得有声有色。我体会到工人出身的同志，知识毕竟丰富些。

第二天，老熊引我到他所操作的车间看看，走进二楼上，纵横整齐的排列着成百台切削机器，挥舞着动作一致

的旋律，演奏着音节谐和的声响。每隔几台机器，安置一个工人在来往不息的操作，一听不到喧哗，二看不到灰尘。这是我参观大工厂的初次。使我联想到何年何月祖国得到解放，我们国家的生产走向工业化的宏伟前景。

利用星期天上午，老熊表面上用请人打麻将牌的形式，召开了支部会议。老熊才从天津回来，详细介绍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寇兵不血刃，一夜之间，侵占沈阳后的国难严重情形。同志们都义愤填膺。接着研究了本厂职工当熊的切身要求，是反对政府直接操纵下的厂方当局，利用从农村流逃出来的大批失业劳力，随意无故开除在职工人和压低工人待遇。大家都同意，结合工人生活的实际困难，以扩大政治宣传，建立工会组织。

会议末尾，进行自我批评时，老熊自动检查了他曾嫖娼的错误。他向同志们说明：我们共产党员，不但政治上要领导群众，向反动派进攻；生活方面也要树立优良正派的作风，我同意老熊的意见，并赞扬了他知错即改的态度。

约在一九三二年，河南省委囑我负责，在本省保荐一位产业工人出身和一位贫农出身的积极党员同志，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中华苏维埃第×次代表大会，我推荐了孝义兵工厂的文书老熊和确山县的农民文书王国华同志。他们由省委送到江西以后，一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52年，我去开封，才又见到在河南省农民协会负责的王国华同志，作了握叙。至于老熊，我多方打听不到他的行踪。有时我自己猜想，老熊这样有机械专业知识的人，党会分配他到某个兵工厂或其他工厂负责工作的。

挟沙扬尘的西风，卷动着纷纷飘落的树叶，正在邙山

脚下逞凶肆虐的时候，我来到了古城洛阳的火车站。

遵照省委指示的接头办法，我跑了多次，等了两天，终于找到了车站工人中共支部书记老李。究竟是由于他劳动过重、营养不足呢？还是精神抑郁呢？这位年近四十的同志，已经是面色黯淡、弯腰驼背了。他没有安排我到可以安静谈话的地方，只引我到火车站附近一个较为偏僻的路边，我们攀谈起来。他向我谈的，集中一点，就是不久以前，济源同志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以后，消息传来，洛阳厂里的头头们，也集合职工，讲了严防“奸匪”活动的恐吓话。可能由于白色恐怖的高压，我们两次相谈，他都表现消沉。他向我说明，现在很难在他们厂里进行革命活动。

最后，当我向他商量前往赵堡道路的时候，他说：洛阳南北，到处土匪横行，白天拉票，夜间害命，是家常便饭。他劝我没本地人引路，不要前去。我到街道上问了几位老人，听到的是同样的回答。于是，我停止了西去赵堡之行。

隔天，我就去孟津，找到了共青团员李运通。他比我年纪大一两岁，职业是在国民党县府当录事。据说，济源暴动风讯，也传到他们县城。前几天，城门四闭，警察乘夜数次挨户清查可疑之人。可是这位青年同志，还是精神振奋，毫不在意。他敢于引我当夜住进县府的宿舍，作长夜之谈，我们从十月革命谈到中国红军，从日寇占去东北谈到本县青年工作的开展，他洋溢着革命的热情。我动身北行时，他还亲自送我到铁谢镇上，黄河渡口。

西风呼啸，风沙刺目，大河东去，波浪汹涌。旅客们

争先恐后，四个船上拥挤，艄公们击楫中流，拼命抗险。此景此情，使我这个初次横渡黄河的人，引起对国难，对民族灾难万般，革命事业征途仍长的豪思危虑。

济源县委，领导武装暴动，已经失败，省委是已经得到消息的。所以我动身西行时，交待给我的任务，就是尽量了解情况，争取恢复关系。过去这个县组织所用的接头处，虽然告诉我了，但说明决不能再用。并告诉我，最后找不到一点线索时，县小有位当教员的崔××同志，可前去找接头。

我到了济源，跑遍县城，只在西关找到了准许留客住宿的茅店。店掌柜看到了我这个口操外地口音的年轻人，盘问个够。还叫把详细调查，来自何处，找访何人，一一填清于住客登记簿。到晚饭后，进来十几个武装警察，又追头追尾，人加吓唬一番。好在我这个已经有了三年以上地下革命工作经验的人，满可以从容自如地应付过去这帮野蠻小子们。

沉闷的情绪，抵制不住终日奔波的疲劳。听到人声喧闹，翻身一看，天已人亮。起早向饭店送菜的人吆喝着进门。这样大的近一斤、小的约半斤的济源大葱，在外地我没看见过。早饭后，我冒着小雨，走遍人街小巷，听不到一句我所迫切想望的有关消息。当天，店里卖人米饭，不知是济源上产人米粗糙无味，还是我心情焦苦，无心进食，连一碗也难下咽。这个偏僻的山县，客店里并没有用红纸黑字张贴着“莫谈国是”的警告，何以本店的掌柜和店伙，以及来往客人，竟没有一句谈及本县举行武装暴动的情况呢？这样我正坐不安，熬过了一天。

第三日，我想别无良法，只好遵照省委交待给的最后
一个线索，去本县县小找崔××同志了。县小座落在城北
的小坡上。问来回去，我被引进一间竹芭隔成的教员宿舍，
门却落锁了。据说，午前满课，等不到人。

下午，我又等了半晌，总算见到了年近三十、头发蓬
乱、精神抑郁的崔××同志。我遵照省委交待的接头办法，
取得联系以后，他表情紧张，言语仓惶。连他的房内也不
敢让我久停。就匆匆引我穿行西关，走向郊外。这时，我
镇静而乐观地向他交谈了国内外革命形势和省委的指示。
从崔同志的叙述中，也只了解到如下情况：一个月前，本
县地下县委，领导了有几十个党内外革命同志参加的武装
暴动，进行了英勇战斗。由于敌人势力强大，我们起义的
同志们，被迫撤退到城西七十里以外的山寨。反动县府动
员全县武装团警，把山寨团团围住。山寨被攻破后，大部
分革命同志，冲散远逃。而我们县委几个领导人，英勇战
斗，坚持到弹尽药光，被敌人俘虏了。反动派把这几个同
志五花大绑押进城时，向四街群众宣传说，是他们俘虏了
几名土匪。这样被俘的县委同志们，义愤填胸，立即给以
英勇的反击，慷慨高呼：“我们不是土匪，我们都是共产
党！”

“我们共产党，是为解放全中国的工农大众而举行武
装暴动的！”

“我们举行暴动，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屠杀人民，
压迫人民的国民党、蒋介石！”

这几位被俘的同志，就是这样英勇忠烈地被反动派杀
害了。

崔同志并告诉我：目前，本县反动派，正用尽办法搜捕参加暴动四处逃散的革命同志们。我们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最近，很难恢复联系和工作活动。他还说：他在县小，也受到反动派的怀疑和监视。他在济源，也是势难久停了。

当时我政治认识和工作能力都很浅薄。只好举出广州暴动和我所亲身参加的临颖白色部队中准备暴动的失败经过，向他讲明：兵家的胜利和失败，革命斗争的前进和挫折，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革命同志，应该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方法，再接再厉前进。

我这样鼓励和安慰了因本县武装暴动失败而情绪低落的崔同志。事实上当时河南党组织，还没有认真注意到，从我党所历次领导的群众斗争和武装暴动中，研究得到胜利或是遭受失败的原因，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战斗策略。连我自己，也是口头这样说一说，文字上也能写一下，但从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确是很幼稚的。

迎面是瑟瑟的谷风，仰脸是巍巍的群山。在满腔沸腾着对于牺牲的同志们的怀念和对于革命前途的深思遐想中，我告别了崔同志，告别了黑云高压的济源县城，东返开封。

第七章

信阳南乡

一九三二年元月，当鄂豫皖省委通知豫南特委，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从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中，动员五十名青年，